

市井故事

我的入党故事

马亚波

2023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。我作为一名老党员,对党有深厚的感情,笃信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”。

我是在和平年代入党的,当时的那一幕常在脑际浮现,成为美好的记忆。

1966年夏天,达拉特旗榆林子公社得胜营子大队党支部书记批评我不求上进,连入党申请书都不写。我听了大吃一惊:“去年就写过入党申请书了,支部还没收到吗?”

接受申请书的人说忘了给党支部了。

大队党支部书记说:“你再写一份吧,这回直接给我。”

那时候,我虚岁21,在大队担任团总支书记、民兵副营长和俱乐部主任,在生产队则是会计。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,是一个典型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。

这年冬天,大队党支部委会已通过我的人党申请。这时候,军工单位内蒙古第一通用机械厂到达拉特旗招工,我有幸被录用。因为统一行动返厂,我来不及履行入党手续,成为一生的遗憾。

1970年,工厂被军事管制,一个团政委出任军管组长。

我那时已经出徒,一个月有了42元工资,经济上宽裕了。军管组抽调我去机关政治办公室搞政治宣传工作,负责编辑工厂广播站来稿,撰写对外宣传稿件,身份是以工代干。

1971年,军管组给几个以工代干的青年转干,其中有我。人生关键时刻,我该怎么办?

那时候没有副食,一月不过供应2斤肉、半斤素油,多数人肚里没有多少油水。我是一个装配钳工,每月粮食定量40斤,尚且不够吃。每月靠给别人打柴火、干重活,白吃一顿饭,解决粮食不足的难题。



干部一月定量28斤,家又不在这里,还不饿得趴下?

想起那个干部定量就害怕,征求未婚妻的意见,她也是同我一样的态度。

更何况,那时的工人地位不低。我因为干部粮食定量太低而回到车间。

1972年,车间党支部通过我的人党申请,报送厂党委批准。“不当干部,多少人做工作也不听,再考验一下吧”,因为这个理由,党委不予批准。

面对考验,坦然处之。后来,我也光荣地加入党组织。为什么那样执著入党?全是我亲眼看到,党员遇事率先垂范做出榜样,吃苦在前享受在后,成为群众的学习对象。党组织是为人民服务的典范,有极大的威信力、号召力,老百姓特别拥护。

转眼七老八十,难忘当年入党那一幕!

暑期偷瓜趣事

许登彦

时下正值炎炎盛夏,是西瓜大量成熟、上市的季节。在小区或是菜市场,都可以看到用小四轮和三轮车满载着西瓜的瓜农和商贩。尤其是从周边乡下来的瓜农带着淳朴乡音的吆喝叫卖声,更是一次次勾起了我儿时暑期偷瓜的经历。

1982年那年我八岁,上小学三年级,是个调皮、捣蛋的野孩子,那时我家还住在新疆兵团的连队。记得那年暑假,我像一只逃脱牢笼的鸟儿,和死党二胖、铁蛋一起打土仗、藏猫猫、上树掏鸟窝、在深一点的水坑里练狗刨……阵阵欢声笑语,搅动着明晃晃的阳光。有一天午饭后,母亲把我“押”到了床上睡觉,屋子里闷热得就像一个大火蒸笼。不一会儿,溽溽的热汗把我额前的几缕头发和后背的衣服浸湿了,窗外的知了撕破喉咙地叫,吵得我烦躁不安。我的脑子里灵光一闪,就想到了又大又圆、能解渴的西瓜。我一骨碌爬起来,踮着脚尖踱到了里屋观察“敌情”。母亲背对着我,正在搓衣板上一下一下地搓洗衣服,父亲的鼾声比雷声还响。我吐了一下舌头,悄无声息地溜出了院子。在二胖和铁蛋家的院墙外,我各学了一声猫叫,这是我们行动的接头暗号,二胖和铁蛋应声而出。这个时候,树上的叶子就像抽去了脊梁骨,打着蔫儿,蓝汪汪的天上漂浮着几朵闲云,可以看到通往西北方连队的大路上有三个少年飞奔的身影。

那个年代,新疆兵团实行计划经济,想吃西瓜可不容易,得凭长批条子或是现钱才能买得到。要是偷瓜被发现,就得在全连大会上做检查,年底还要扣工分。所以偷瓜这样费力又丢面子的事儿,都是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小孩儿才会去干。

来到瓜地,我们三人分工明确。我在沟垄里匍匐前进,为的是不让看守瓜田的张大爷发现我。我的眼睛都不够使了,看到个大的西瓜,用指甲盖儿轻轻一敲,若发出“咚咚”声,确定是熟瓜无疑,我就把西瓜滚到胸前,一把扯掉瓜秧,顺到沟垄里。铁蛋机灵,猫着身子,在沟垄间来回穿梭,一个一个运送西瓜。二胖则在地头负责望风和接应。

看西瓜弄得差不多了,我学了一声鸟叫,三人迅速在地头“集合”。瓜地旁就是一条水渠,里面的水哗啦啦地流个不停,真是天助我也。经过我们三人研究决定,二胖力气大,负责往渠道里顺西瓜,我和铁蛋则在下游20米处的闸门口“守渠待瓜”,往起捞西瓜。一个西瓜就像麦场传送带上的麦粒一样,按照既定路线被送到了下游。西瓜“上岸”后,装入我提前备好的尿袋里,三人合力抬着一尿素袋子西瓜,找了个大树荫底下开始分享“战利品”。

三只小拳重重砸在西瓜上,只听“咚、咚、咚”三声响,西瓜应声裂为两半。二胖吃瓜有点性急,西瓜裂成两半后,他迫不及待地双手端起半个西瓜,把一张胖嘟嘟的脸一下子就“摁”在了西瓜上,顿时吭哧



吭哧地响声大作,远看就像西瓜“长”在了二胖的脖子上,样子十分滑稽。我呢,也顾不上许多,叉开五指,一下子插在瓜心里,像“黑虎掏心”一样把整个瓜瓤子掏了出来,吃得鲜红的瓜汁四处溢流。没过多久,热风一吹,瓜汁被风干,顿时感觉脸颊上紧巴巴的,就像弹簧把脸上的皮肉往一处儿使劲拽,特别难受。我们三人又到水渠里练狗刨,连洗带玩,尽兴后各自回家,相安无事。

成也萧何,败也萧何。最后偷瓜的事儿还是坏在了我的肚子上。当晚睡觉贪凉,没盖被子,第二天早上就开始拉肚子,拉出了许多黑色的西瓜籽儿,父亲一看就明白了,西瓜籽儿出卖了我。我家在连队经济比较拮据,整个夏天根本就没有富余钱买西瓜。在父亲的严厉追问下,我只好说出了实情。父亲并没有打我,拿出家里仅有的钱,带着我去了瓜地,让我当面向张大爷赔礼道歉。我没有供出二胖和铁蛋,只说我一人偷吃了西瓜,张大爷说:“一个半大小子,能吃多少西瓜,吃的算上糟蹋的,顶多只有五公斤,就算五公斤吧。”那时候西瓜五分钱一公斤,父亲掏出2毛5分钱递给了张大爷。在回家的路上,父亲摸着我的头说:“彦娃,以后记住,要想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,要靠自己的真本事……”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

至今40多年过去了,少年时代的这次偷瓜经历,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,就像昨天刚刚发生过的一样。我感谢父亲,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,不义之财不可取,证明自身价值,要通过劳动和付出获得。

本版绘图 齐艳芳

岁月是一壶老酒,越酿越醇。
故事是一盏清茶,越泡越香。

我有酒,也有茶,
你有故事吗?

市井故事栏目现面向爱讲故事、会讲故事的“你”征文,请把你生活中那些曾经让你流泪、让你追忆、让你欢喜、让你悸动、使你感到温暖、给你新的力量、送你心香一瓣的故事讲给我们听。

来稿须知:1.本报谢绝同一

内容多次以更改题目等方式重复投稿。2.本报稿酬按照季度结算。3.来稿必须附作者基本信息及建设银行卡号以便稿酬发放,缺少信息的稿件恕不采用。

投稿邮箱:whrbzhangyl@163.com。

投稿须知

活成自己的影子

董国宾

呢,一样不比城里差。”

有的人在工作和经营上,常有不少小思想,爱耍些小聪明,总想走捷径,可往往到头来总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,春播秋收,锄草施肥,一辈子没离过田间地头,也不懂什么大道理。他有过挫折和磨难,但从没向命运低过头。从父亲认真地种菜经历中,我看到了人一生应该坚持的操守。

在朋友的帮助下,我开了一家羊汤馆,刚开业那会儿,生意还说得过去,后来一天不如一天。父亲听说羊汤馆生意不好,忙完农活就急急赶到城里来。父亲来的第三天,我就去外地出差了,临走对父亲说,要半个月我才能回来,羊汤馆的事你先照应着。

父亲没文化,更不懂经营和管理,可在半个月的时间里,濒临停业的羊汤馆,便是让父亲给盘活了,纯收入一天比一天多。

出差回来后,我惊奇地请教父亲。父亲手一摆,淡淡地说:“小本生意,不要指望一口吃个大胖子。羊肉汤按成本卖给顾客,一分钱不多收,搭些功夫不算啥,我们只赚酒钱和菜钱。咱对得起顾客,顾客才乐意到咱这里来。”别说,父亲的办法还真灵,现在羊汤馆的生意好起来,四面八方

的顾客都喜欢光顾。这不,我正盘算着扩大规模呢。

细想起来,羊汤馆原本是小本生意,羊肉汤再只收成本钱,这生意怎

有的做?可父亲只要认准了理儿,总是活在自己的影子里,绝不盲目模仿



别人,也总显得和别人不一样。说实在的,若父亲当着我的面这样去做,我是不会赞同的。父亲是农民,没文化,只懂得锄草和种地,哪懂什么经营之道。只是父亲无论走到哪里,心里装的总是慈爱和宽厚、诚信和踏实,这或许就是父亲盘活羊汤馆生意的根源。

说起来,父亲做事总那么笨拙,却一味做着真实的自己。然而这一桩桩笨拙的事儿和父亲不一样的身影里,却又闪烁着生命的哲理。

丢了一个帆布包

王加祥

都在忙,也没有多余的设备给你救急;重新购买的话,不仅又需要投资上万元血汗钱,而且需要等多久才能到货,也是未知数。

“唉,谁让你大意,当时为什么不仔细清点一遍?”想起自己多次揶揄好友装东西一而再而三地数来数去,不由暗自后悔。怎么办?我用电话联系了几位当晚在现场参加活动的朋友,打探帆布包的下落,他们表示没有在意。那一刻,失望笼罩了我。怎么办?

滴答!滴答!室内的时钟毫不留情地敲了12下,我不为所动,依然沉浸在剪不断理不清的寻找帆布包方案遐想中,明天开车去看看,运气好的话,指不定箱子还在那里,如果找不到,搞个有偿寻物启事也行。老婆见我犹犹豫豫、举棋不定的神态,气不打一处来,提高嗓门吼道:“瞎想有啥用,还不如现在就去找。”我一激灵,赶紧与老婆一起,迅速启

乡村画师

冷江

与木工、漆匠以及砖瓦匠等一样,只负责按东家的意思干活,从不留款的。齐新寅偏偏不按老惯例来,宁愿不接活,也要坚持留款。

外形的缺失不好复制,可内在的脾气更难模仿。久而久之,齐新寅名气渐大。一次酒后,齐新寅当着很多人的面放出话来,放眼城里城外,画匠数不胜数,他齐新寅既不是画匠,也非画家。画匠论的是精工细活,画家争的是形神意象,而他齐新寅研究的是生趣有格。因而他要做画匠中的画师。

作为画师来说,齐新寅梦寐以求的是能将自己的作品画到齐山村小学的课堂上去。他认为,一个画师,要真正称得上师者,必得有传道授业解惑之功。为此,他一方面利用业余时间暗暗收集资料,揣摩作画,千百次锤炼终于集齐了古今勤学十八图,可以说这是他呕心沥血的毕生精品;另一方面,他也格外尊重学校所有师生,为了能到学校作画,他好几次破费买酒买肉,请校长来家餐叙。可是校长几乎无一例外都以各种理由婉拒了,这几乎成了齐新寅最大的心病。

眼看着年岁不饶人,头发白了,腰板也松垮了,最要命的是,他唯一健全的左手胳膊竟然抬不起来了。这对于向来心高气傲的他来说,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。

好几回,他躺在床上流着泪对子女们说,看来这辈子的愿望难以实现

了,他成不了一个真正的画师了。

就在他身体每况愈下,连他自己都开始嘱咐后事时,一个人的到来却让他喜出望外。

这个人不是别人,而是村小学的校长齐宣怀。齐校长不仅人来了,还带来一副轮椅送给齐新寅,校长请他坐上去,亲自推着他来到学校。

就在学校那面新修的文化墙下,齐新寅惊呆了。只见整面墙上汇集了从古至今十八个最著名

的勤学图,像凿壁借光、头悬梁、锥刺股等。再细一看,每个图样都那么熟悉,这怎么像是自己作的十八图?

校长笑着向他解释,原来是他儿子为了圆他的梦,背着他,以他的十八图图样为蓝本,经过三个多月的临摹,几乎完美无缺地在学校文化墙上移植了他的画作。

老画匠流泪看完了十八图后,却有些着急地让儿子取来颜料和画笔。他要在画案上留下印款!儿子拿来颜料和画笔后,大伙儿都替他捏了把汗,大家都知道他唯一的左手已不能动弹。让大伙儿大吃一惊的是,老画匠颤颤巍巍地张开嘴,一口咬住了画笔,蘸满颜料后,让儿子推着他来到整面画墙的右下方,他咬着画笔艰难地在墙上一笔一画地画出了他独一无二的印款:画师齐新寅。

就在众人的诵读声中,老画师突然嘴一松,画笔掉落在地。老画师在耗尽了他最后的心血后溘然长逝,走的时候,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。